慈利楚簡《逸周書·大武》校讀一則

（首發）

葛希谷

最近張春龍先生在“楚文化與長江流域早期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”上發表《慈利楚簡〈逸周書·大武〉補說》一文（底下簡稱《補說》），[[1]](#endnote-1)筆者研讀之後受益良多，這裡想對文中提到的一條例證進行討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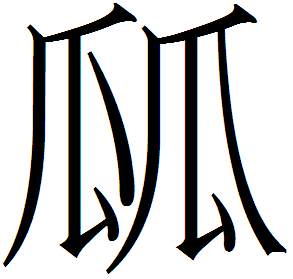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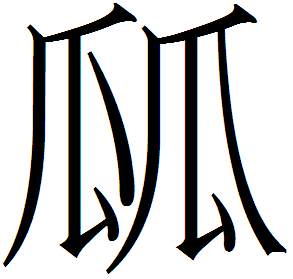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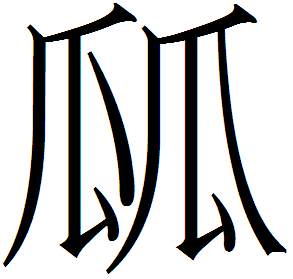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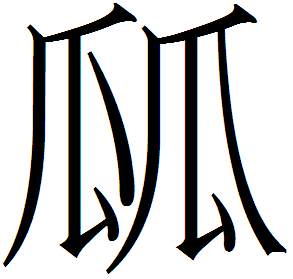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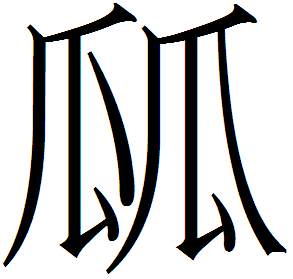
今本《逸周書‧大武解》曰：“四時：一、春違其農，二、夏食其穀，三、秋取割，四、冬凍其葆。” [[2]](#endnote-2) “割”，諸本作“刈”。盧文弨云：“此皆所用以毀敵也。”陳逢衡云：“食其穀取其刈，則因糧於敵也。”[[3]](#endnote-3)《補說》載竹簡本作：

〈甲〉13“〼四（時），一曰□□□。”

〈甲〉14“〼□二曰飤亓釐，三曰取〼。”

張春龍先生認為：“‘釐’古音在來母之部，‘榖’古音在見母屋部，音聲不協，義亦無可通。‘’疑爲‘蓏’，《說文》‘蓏，在木曰果，在地曰蓏’。‘釐’、‘’應有相同或相近之義，是比較尋常的物產且可食食用。”[[4]](#endnote-4)

謹按：所謂的“釐”，楚文字寫作“”，如（《郭店‧太一生水》8）、（《郭店‧窮達以時》15）、（《郭店‧尊德義》33）、（《上博一‧性情論》17）。“釐”所從的“”簡化為“來”，即為“”，[[5]](#endnote-5)“來”、“里”均為聲符。衆所周知，“來”的造字本義是穀物名麥子之“麥”（一般認爲指小麥），“麥”字从“夂”“來”聲，其造字本義則是往來的“來”。在舊有殷墟甲骨文中，“來”字除了極個別用本義的例子外都假借為“來去”之“來”，“麥”字除了用作地名之例和意義不明的殘辭外，大多當“麥子”講。“來”和“麥”的主要用法跟它們的造字本義正好互換了。[[6]](#endnote-6)有意思的是，《逸周書‧武稱解》：“春違其農，秋伐其穡，**夏取其麥，**冬寒其衣服，春秋欲舒，冬夏欲亟，武之時也。”正可與《大武解》可以對讀。此外，《左傳‧隱公三年》：“四月，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；秋，又取成周之禾。”楊伯峻云：“四月，夏正之四月，麥已熟，故鄭人帥師割取之。趙翼《陔餘叢考》卷二所謂‘是鄭用夏正也。’”[[7]](#endnote-7)可見取“溫之麥”的時節也是夏季。簡文“（釐）”顯然就應該讀為“麥”，這裡的“”也可考慮分析為從“來”，里聲，“來”旁正是本字本用。這也是楚文字第一個讀為“麥”的例證，[[8]](#endnote-8)值得關注。

再討論“”字的釋讀。“”的字形結構可比對《新蔡》甲三379“述（刏）於傒一”，“”字作。“”當分析為“木”，“”聲。“”可能是“瓜”的繁體。《古文四聲韻》中“與”字下收古文作：，[[9]](#endnote-9)也有的版本作，[[10]](#endnote-10)正是“”字，[[11]](#endnote-11)而“與”是魚部字，也可見戰國時期確實存在“瓜”字繁體，讀為魚部字的“”。[[12]](#endnote-12)“”是見紐魚部二等合口，可讀為“穫”，匣紐鐸部一等合口，二者音近可通。中山王鼎（02840）：“其溺於人也，寧溺於淵。”其中“”，張政烺先生讀為“與”。[[13]](#endnote-13)“/穫”之於“與”猶“” 之於“與”，可見“”讀為“穫”絕無問題。



前面提到今本 “三、秋取割” 之“割”諸本作“刈”。而“刈”與“穫”義近，二者常互訓。《說文》：“穫，刈穀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刈，穫也。”《楚辭‧離騷》：“冀枝葉之峻茂兮，願竢時乎吾將刈。”王逸注：“刈，穫也。草曰刈，穀曰穫。”二字可連用，作“刈穫”，收割；收穫。北齊顏之推《顏氏家訓‧涉務》：“耕種之，茠鉏之，刈穫之。”也作“穫刈”，收割。《詩‧豳風‧七月》：“八月其穫”，孔穎達疏：“八月，其禾可穫刈也。”[[14]](#endnote-14)八月是秋季，也可作為簡文讀為“三曰（秋）取（穫）”的例證。

1. 張春龍：《慈利楚簡〈逸周書·大武〉補說》，載《楚文化與長江流域早期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下冊，武漢大學主辦，2018年09月15-16日，第75-8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今本主要是依據《四部叢刊》影印明嘉靖二十二年四明章檗校刊本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參見黃懷信、張懋鎔、田旭東撰：《逸周書彙校集注（修訂本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，上冊第11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張春龍：《慈利楚簡〈逸周書·大武〉補說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趙平安：《戰國文字中的“宛”及其相關問題研究——以與縣有關的資料為中心》，《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、中國語言及文學系，2003 年10 月，第529-540 頁、劉傳賓：《“”字釋讀梳證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30輯，中華書局2014年，第296-30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姚萱：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》，線裝書局2006年，第16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楊伯峻：《春秋左傳注（修訂本）》，中華書局2011年，第2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參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，第27-3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〔宋〕郭忠恕、夏竦《汗簡‧古文四聲韻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12月）頁39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〔宋〕夏竦撰：《古文四聲韻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78年5月）頁155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李春桃：《古文考釋八篇－七、釋“”》，簡帛網，2011年04月13日，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_article.php?id=1447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參見蘇建洲：《〈上博八‧命簡9“必內瓜之於十友又三”釋讀》，《簡帛研究二○一一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，第9-1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張政烺：《中山王壺及鼎銘考釋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輯，中華書局1978年，第222頁。

   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以上參見徐在國：《〈詩‧周南‧葛覃〉“是刈是濩”解》，“上古音與古文字研究的整合”國際研討會，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及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主辦，2017年7月15日-17日。後發表于《安徽大學學報》(哲學社會科學版) 2017年第5 期，83-8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